

档案里的故事

300多幅日军侵华照片是日军随军摄影师酒井省一拍摄的真实影像。这些资料在济南市公安局档案库房珍存了几十年，从侵略者角度自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

酒井省一镜头下的罪恶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本报通讯员 孙海东

1月18日，筹备半年之久的济南警察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首次公开一批济南公安机关保存的日军在华拍摄的侵华罪证。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旅游路的警察博物馆，看到了这批曾经鲜为人知的档案史料。深冬季节，暗灰色的博物馆楼，与水车马龙的旅游路相比，显得庄严肃穆。在博物馆四楼，日军侵华自述罪证展区，300多幅日军侵华照片，归档沉寂几十年后，首次公布。它们记录着中国大地上的一场浩劫，更是上世纪日军侵华的一次自证。

首次公布：300余幅日军侵华照片

一颗颗头颅应声落地，一个个生命无辜消逝，一座座城池接连沦陷……这是中华儿女血泪交织的八年丧国史。但对于一名侵华日军随军摄影师来说，也是他最想要捕捉的镜头。“这些影像，是上世纪日军侵华期间，日本特务酒井省一随军拍摄的真实影像。这些资料在我局档案库房珍存了几十年，从侵略者角度自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警察博物馆工作人员陈晨的讲解下，我们走近这一张张侵华罪证。

“这是被日军屠杀并示众的东北反日联军游击团第二营部将士头颅。”顺着陈晨的讲解，记者抬头看展板，一幅图片正中间，赫然一个人头，眼睛紧闭，眉头紧锁，摆放在石墩上，后侧墙上立着30余把长枪，地上散落20余把短枪，这是被日军缴获的“战利品”，可猜想战斗之惨烈。

往下看，更是触目惊心！“一大批东北抗日联军将士遭日军残忍杀戮，头颅被割下示众。”一张照片中，13个爱国志士的头颅，用砖头固定着，排成了一行，有的仍张着大口，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呼喊。

黄河是中华的母亲河，日军侵华时期，黄河两岸更是满目疮痍。“1937年10月，为阻止日军进攻，中国军队炸毁了济南黄河大桥，日军为恢复运输，在其旁边修建带有铁轨的浮桥。”这张照片(见图一)，是一大队望不到尽头的日军，押运着驮满粮食的马车，通过已经建好的铁轨浮桥，旁边仍是被炸毁的黄河大桥。

“这是抗战时期的济南黄河渡口。”这张照片(见图二)，是上世纪济南农村的生活场景，戴着毡帽、穿着长棉袍，人人都显得极臃肿。露天的摆渡船，停在黄河岸边，坐满了灰压压的人。岸上停着几匹不高的驴和骡子，是农民们的交通工具。图片右侧，停着一辆汽车，车尾是一位身穿军大衣的少年，毕恭毕敬朝镜头方面望着，像是拍摄者的随从。或许是冬天，人的影子拉的很长，在照片左侧，还可以看到拍摄者酒井省一的影子。

“这是被日军占领后的济南。”这张照片(见图三)，则是济南城区的面貌，有宽阔的大马路，精致的沿街二层小楼，一辆人力车停在路边，挂有“历城县”几个字的条幅，一位日本军官大摇大摆往前走。“这是1937年12月，日军侵入济南的场景。”另一张上，只见游行的人们，背对着镜头，举着白色横幅，而路边的妇女儿童，则身穿白褂、举着日本国旗，在日军的刺刀下，做出“中日亲善”的假象。

“1938年1月，山东青州被日军占领。”这张照片(见图四)，9名日本人又腰站在万年桥上，以成功者的姿态谈笑风生。万年桥上的石头狮子，依然神态各异。不远处的城墙上，刷着“山东明朗”几个刺眼大字。日军攻破南京城墙、侵占中华和中华南、大肆掠夺物资、偷袭美国珍珠港等场景，都被酒井省一记录和保存下来。还有被日军生化武器残害的中国民众的手和脚、遭日军冻伤实验而变形的手，其惨状令人毛骨悚然。

酒井省一：从“放火犯”到随军摄影师

酒井省一，1890年1月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07年4月，入东京私立照相专科学校学习。酒井省一，原名是堀内幸三郎。他为什么要改名呢？在馆中，我们看到了酒井省一的履历，原来他是“放火犯”。履历中提到，1929年9月8日，他因“放火犯”被日本諏访警察署逮捕，后经日本最高法院审理，判处一年徒刑缓期五年执行。

为了逃避罪行，这名“纵火犯”开始了“逃亡生涯”。先是隐性埋名，1930年4月，他改名为“酒井省一”；接着，他逃到东京，开设“酒井照相馆”；再后来，又逃到了中国。

“1932年4月，酒井省一从东京出发到长春，开设‘双叶照相馆’，后改名为‘绿照相

馆’，还担任伪满洲国长春市警察署司法科摄影师。”据警察博物馆工作人员蒋济瑞介绍，酒井省一在东北期间，也拍摄了很多日军侵华照片。

“这是酒井省一在中国东北拍摄的，日军小分队出发前的照片。”这张照片(见图五)，背景是一片森林，左侧是一棵苍天大树，7名日本人身穿厚棉大衣，站在雪中拍摄，神态高傲。“这是日军在东北掠夺中国物资的情景。”旁边一张(见图六)，是几名肩背勋章的日本人，正在从中国人手中抢夺皮货和木材。

“1937年，酒井省一参加日军华北北寺内部队报道班，并在日本国际观光局北平办事处担任照相师。”据蒋济瑞介绍，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爆发后，日军立即设置“军报道部”，由各报社直接派遣的记者称“特派员”，受陆、海军委托派遣的，则为军队文职人员，隶属陆、海军省报道部，称“报道班员”。就这样，酒井省一摆脱了“放火犯”身份，进入“报道班”，成为随军摄影师。

“这是酒井省一拍摄的，日本国际观光局北平办事处成员在颐和园的合影。”这张照片(见图七)，以昆明湖与佛香阁为背景，十三名男男女女错落而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日本国际观光局，在中国各地设有分支，名义为观光，实质为了解中国各地区现状，为侵华战争提供情报。庐山、大明湖等景点，也被酒井省一拍摄下来。

“1946年4月，他在济南参加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学术研究会。1948年3月，参加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军事新闻通讯社，任通讯员。1949年4月，在济南经营文化摄影社。”据蒋济瑞介绍，济南解放后，酒井省一并没有离开，而是与日本特务原田庆幸、星信义进行潜伏活动，并与潜伏在青岛的日本特务铃木七郎等联络，进行情报活动，并囤积武器。

“1951年2月，这张是在济南的日本技术协会会员合影，前排左四为酒井省一。”(见图八)蒋济瑞说，酒井省一还以协会会长身份，笼络日本人有组织地收听日本东京反动广播，进行情报活动，并囤积武器。

“1951年2月，这张是在济南的日本技术协会会员合影，前排左四为酒井省一。”(见图八)蒋济瑞说，酒井省一还以协会会长身份，笼络日本人有组织地收听日本东京反动广播，进行情报活动，并囤积武器。

1951年4月，在济南市经一纬四路5号，酒井省一被济南市公安局逮捕，这批日军侵华罪证也被发现。1953年1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市警备司令部(济南市公安局)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位“纵火犯”、日军摄影师得到了法律制裁。

一张张黑白照片，色彩并不饱满，甚至有些泛黄，拍摄情景也非常琐碎，但这正是日本侵略者不打自招的供词。劣迹斑斑的酒井省一，人生履历更是不堪，但他手中的照相机，却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影像可以超越时空、民族、语言，带我们回到最真实的历史。作为日军随军摄影师，酒井省一留存的真实影像，展现出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的横行肆虐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日军侵略暴行的铁证和无法抵赖的罪证。时间可以流逝，但历史不能忘却。”济南市公安局民警陈晓阳说。

考古探秘

考古工作者对小邾国贵族墓地进行全面考古勘探，在墓地的西、北发现了土筑城墙遗迹，初步证实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小邾国贵族墓地和早期都城所在，彻底揭开了小邾国国君墓的神秘面纱。

“城顶”下的神秘古国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高洁

2002年夏，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的村民在自家土地上刨土时，意外刨出了一件“像饭盒一样”的青铜器。他不知道自己刨出来的是个什么宝贝，更不知道脚下这片看似平常的土地，还埋藏着一个沉睡了两千年的秘密。

山沟获宝 墓主成谜

挖出宝贝的土地，位于东江村的东南部，原本是一块十来亩地的台形高地，海拔约95米，被当地人称作“城顶”。上世纪70年代，填河造地时，将土台的南半部分铲平。这里三面环山，前面有河，风景秀美。谁能想到，这山沟沟居然是一个“聚宝盆”呢！

地里出土青铜器的事，很快惊动了当地文化部门。枣庄市鲁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光雨，时任枣庄市博物馆馆长，他得知消息后，与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的技术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勘察。

当考古工作人员看到被盗墓贼挖得乱七八糟的三个墓坑时，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三座墓受损非常严重，陪葬品被洗劫一空，墓室棺槨不详细，仅存剩的半座残墓，还能剩下些什么？又能得到什么有效的信息呢？

现场一个细微的发现，让考古工作人员重燃希望。在一座大墓的西北角上，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壶的兽形钮和青铜壶的耳朵。大家猜测，这可能是盗墓的不小心碰掉的，以此推断，这个墓地的规格比较高，应该是贵族墓地。

第二天，考古工作人员对这座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青铜器5件，陶器2件。其中，一件青铜瓶的出土，让考古工作人员捏了一把汗。原来，当时盗墓贼已经用铁钎子向墓室四周扎过探宝，差20厘米就扎到这个青铜瓶了。“像青铜鼎、青铜壶这些东西其他地方都出土过，这个青铜瓶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种器形。”李光雨说。

结束了一天的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连夜清洗文物，铜锈去除后，青铜瓶上的铭文显露出来。这些弯弯曲曲的铭文，让大家惊喜万分，因为青铜器上的铭文往往刻有主人的名字和青铜器的性质等信息，破解了这些铭文，就有可能揭开墓主的身份。工作人员立即制作铭文拓片，交由山东省古文字专家王恩田先生破解。

谜底尚未揭开，考古现场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李光雨再次组织考古工作人员用洛

阳铲对现场进行钻探，打到7米左右时，就打出来了朱砂，并且足有5厘米厚。

朱砂一般在贵族墓中使用，铺到棺材里面，有防腐之效。朱砂的发现，让李光雨确信这个墓的规格很高，应该是一个王侯级的墓葬。

得到省文物局的批准后，抢救性发掘全面展开。两座保存完好的大墓渐渐显露了出来。考古工作人员发现，其中一座大墓，竟然有一条保存完好的墓道。这样一座甲字形大墓，应为诸侯等级。这会是哪个诸侯国君的墓葬群呢？考古工作人员继续在发掘中寻找答案。

墓葬群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发现：其中一个墓葬有一棺一槨，木椁南边有一箱共62件文物，包括青铜壶、青铜鼎、青铜钺、玉饰及陶罐等，有铭文的青铜器10件，3件铜鼎内保存有猪骨、牛骨及鱼刺、鱼骨，陶罐内还有粮食。另一座墓葬，出土随葬品34件，9件青铜器有铭文。

两件造型精美、分量超重的青铜壶的出土，更是引起了大家的格外关注。这种青铜壶如果是空的，不过20斤左右，可眼前的青铜壶，足重三四十斤，里面装的会是什么呢？

回到博物馆，工作人员好奇地打开青铜壶盖，发现壶盖能盖进去七八厘米长，口上还有缠绕丝绸的痕迹。工作人员将青铜壶中的液体倒出来，发现这些液体很浑浊，慢慢地才沉淀下来。大家认为，这应当是酒，有工作人员尝了尝，发现有一点点涩，却没有品出酒味。

如果这真是诸侯国君的墓葬，那青铜壶中所盛的，理应是2000年前的最上等美酒啊！

铭文考释 古国寻踪

发掘过程中，有一位老人和考古工作人员攀谈，说他姓颜，这墓地正是颜姓始祖小邾子颜友，即小邾国的第一位国君的墓地，他则是颜友的第94代孙。

相传，古帝颛顼(高阳氏)的后代陆终，生有五子，其中第五子曹晏安的后裔曹侠被封在邾国为附庸。曹侠的后人邾武公夷父也叫颜或伯颜，娶姓盈的女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邾夏父，次子邾友父(也称邾肥)。周宣王三十年(公元前798年)，南方楚国攻打周王朝边境，周宣王派元臣方叔率领三千战车，打败楚国。当时，邾国国君夷父颜也带领本国军队参加了此次征伐，并且立下大功。为奖励夷父颜，周宣王封其次子友父到兖(与邾、倪通假)地(今枣庄市山亭区)为附庸，小邾国由此诞生。由于受封的兖地，在商代属于兖国疆域，所以小邾国也称“邾国”。鼎盛时期，小邾国的疆域东达苍



小邾国贵族墓地发掘现场



青铜瓶



邾友父高铭文

山县西部，北达平邑县、费县南缘，西达滕州市中部，南达枣庄市峰城区，总面积约2475平方公里。

李光雨介绍，关于小邾国的历史，《左传》、《公羊传》、《春秋谱》、《路史》、《文献通考》等史籍中有零星记载。小邾和邾同出一个祖先。据历史学家王献唐先生《春秋邾分三国考》一书载，邾国自周宣王以后，陆续分为三个国家，一是邾国，二为小邾，再就是夷父颜之弟叔术所建立的濇国。邾国故城在今邹城市峰山之阳，濇国故城在今滕州市羊庄镇，已被考古证实。而对小邾国的历史研究，因文献记载简略，且出土文物如凤毛麟角，一直未有定论。“关于小邾国的问题，之前在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及平时的工作中我们都非常留意，但是我们始终找不到小邾国的都城，小邾国的贵族墓葬也都没有找到。”

颜姓老人所言是否属实？这一墓葬群与考古专家一直苦苦寻觅的小邾国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考古工作者希望从有铭文的24件青铜器中找到答案。

不久后，铭文考释有了结果，小邾国始封

君邾友父、国君邾君庆(倪庆)、秦妊等名字均出现在铭文中。考古专家根据发现的6座墓地的形制及出土文物分析，东江墓葬群应为小邾国贵族墓地，3座有墓道的墓应是小邾国国君的墓，并推断出小邾国始封君邾友父、友父的儿子第二代小邾君、第三代小邾国国君邾君庆、邾君庆之妻秦妊的具体墓葬位置。

按考古发现的规律，诸侯的墓葬往往埋在都城的城内，或者在都城的附近。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小邾国贵族墓地进行全面考古勘探，在墓地的西、北发现了土筑城墙遗迹，初步证实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小邾国贵族墓地和早期都城所在，彻底揭开了小邾国国君墓的神秘面纱。

父字为氏 颜姓始祖

青铜器上的铭文解开了困扰无数史学家与考古学家的历史谜团，小邾国的身世也明朗起来。在弱肉强食的春秋时期，这个小小的诸侯国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的呢？邾友父受封建国初期，并没有获得爵位，

到了曾孙邾犁来即位后，积极改善同宋、邾、鲁等国的关系，并依附春秋霸主齐桓公。在齐桓公的帮助下，于周惠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53年)，周天子封小邾(邾)国于薛，附庸关系也由原来的郑国改为鲁国。邾犁来南迁西集镇东(梁王城)建立都城，初名邾犁来城，也称邾犁城。

后历经三世，邾犁来的曾孙穆公时期，小邾(邾)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科技领先、军事雄厚、外交活跃、文化繁荣，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强盛国。穆公在位期间，曾三次朝鲁，第三次朝鲁在公元前525年，鲁昭公隆重设宴款待他。席间，鲁国大夫和穆公分别吟咏《诗经》中的诗篇。在听完穆公所赋诗篇《青青者莪》后，鲁国大夫盛赞他把诗中的意境运用到国家施政上。

到穆公晚年，历史已进入春秋晚期。此时，大国征伐不断，小诸侯国面临生存危机。穆公去世后，其子恭公承袭君位。此后，小邾国时常被迫接受盟主晋国和其他大国的各种征调，其中有修筑周王室都城成周(今洛阳)、为周室输粮、出兵攻打别国等等，使得小邾国疲于应付。

周敬王二十九年(公元前491年)，南面邻国宋国借故将恭公拘捕，史称“宋执小邾子”。这一事件，对小邾国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实力不断下降。

到了战国前期，穆公之孙惠公曾力挽危局，小邾国有过短暂振兴。为不被大国吞并，小邾国相继依附南方强国吴、越、楚三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这些国家的保护。周显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47年)后，楚国军队进攻齐国城邑徐州。周赧王五十四年(公元前261年)，楚军伐鲁，并攻取徐州。第二年，邾、小邾国等国附近小国被楚国灭亡。小邾国存国约540年，约传20世。其后，疆域并入楚国版图。

小邾国国灭后，楚国将邾国和小邾国的部分贵族和百姓强制迁徙到江夏一带安置(今湖北省黄冈市西北5公里处的禹王城)，两国遗民把“邾”字去掉“邑”旁(即今右耳旁)，作为本族新的血缘标志，也表示他们是失去了国都、国土、国家的人。《朱姓》云：“小邾之后，有朱氏。”《通志·卷二十七》记载：“小邾国亦为楚灭，其遗族亦改邾姓为朱。”

那颜姓老人所说的颜姓始祖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考证，春秋时期，齐国推行霸业，邾友父的父亲夷父颜，响应随从，去各国奔走联络，曾夜宿滕国和薛国。邾原属鲁国的附属，鲁国非常愤恨夷父颜的行为，将其视为叛徒，借故向周王诬告夷父颜。鲁是周王室同宗姬姓国，周王诛杀夷父颜，周王命夷父颜同母弟叔术代理邾国君位。

叔术名群，贤明有德，族人称他为群工资。叔术代位十多年后，夷父颜的冤讪才得以昭雪。叔术又把国君的位子让给了侄子，夷父颜的长子夏父。而小邾国的第一代国君邾友父，见父夷父颜蒙冤，悲痛至极，遂以父字为氏，始称“颜友”，也就成了颜姓的始祖。

如今，小邾国贵族墓地上建起了小邾国故城遗址公园，以防止和减缓人为与自然因素对墓葬区的破坏。沉睡了2000多年的小邾国文化在这片故土之上得以复苏。

(照片由李宗宪拍摄)